



無從問起的姓氏 評介《親愛的，這不是一封信》

胡 梭 ◎ 文字工作者



親愛的，這不是一封信

亞瑟·依羅文字；Chili 繪圖 / 博思智庫

10207/128 頁 / 24 公分

250 元 / 平裝

ISBN 9789868944824/848

親愛的：／這不是一封信／穿越海洋／寄達
島嶼遠方／／甜蜜怎麼可能如此輕易？……
啊！／日夜漂浮的懸念／不需要郵差／化為
一座鯨／跨過摺疊又摺疊的海浪／／頃刻雨
下——

一、啟封：單音的隱形稱謂

《親愛的，這不是一封信》（以下簡稱《親》）一書，以「單音式」（single-voiced）單人獨白的書信體呈現，「信」成了本書最大且最重要的意象。

翻開書頁即是一封手寫信箋，上頭署名「親愛的」，這隱形稱謂，使我們無法真確知道收件者為誰，卻令讀者閱信時可以假想有個對象，並投射進個人的情感歷程。讀者也成了本書／信的收件人。

文學中的書信，既虛擬又真實，每個人都可以是「親愛的」，讀者能夠理解思念的當下，藉由詩意的呼告，喚起過往對純愛的深刻體驗，因此產生共鳴。

信中提及：「是誰提早宣告放棄？又是

誰故意犯規，被判出局？」犯規、劈腿、爭執、分手、猶疑、復合、移情別戀、理念不合、藕斷絲連……，愛情裡除了甜蜜、修成正果之外，也經常上演諸多難題，考驗著戀人的理性與感性，在詭譎多疑的戰局裡，卻仍不怕犧牲、前仆後繼，因此《親》一書，正如詩人非馬於扉頁所言：「在詩畫的描繪下，慘綠的青春，都成了無悔。」除了記錄作者眷念不忘的斑斑印跡，同樣也成了翻讀此書／信的讀者／收件者，因同感而投射出的愛之情境。

因此當讀者翻開這本書／信，就等同將過往純摯的愛戀，隨著綿延無盡的詩句、繪圖，再次在眼前歷歷上演——那都是我們年輕歲月，曾經走過的無悔。

所幸作者並不「自愛自憐」，只顧枯竭的思念付諸流水，反是將其化為具象筆跡，寫

下無從投遞的過程，而讀者就成了信息另一端的接收者。

閱書者即是信箋的接收者，當這本書／信被啓封，這名「親愛的」於是有了明確的輪廓，也是《親》這本書獻給讀者的一份用心。

二、投遞：無從拯救的交談

親愛的：這不是一封信，因為太過沉重，無法投遞到跟前，就已經陷入海底。親愛的，此時妳在哪裡？

我願意為妳的容顏描摹一百遍，然後張貼在馬路口每一塊尋人佈告，直到妳看見，願意開口喚我。

這個路口，妳經過了？

白日裡，我成了頹廢的無賴，坐在辦公室當個重複的零件，專心忙著一件又一件完成又拆開的流程，裡頭沒有妳。

暗夜裡，獨自聆聽洗衣機的聲音，絞動的衣服很孤單，遠處有模糊車響、破碎人影，裡頭沒有妳。……

儘管《親》書名與親筆信，都已明確告知「這不是一封信」，然而作者單人獨白的「自寫自語」，全都得奠基在「信息的傳遞」。唯有與假想對象的詢問、交談：「你是從哪裡溜出去了？」「你的心裡有沒有一塊站牌？」「這一切你可知否」……，信息也才有被接收到的可能性。讀者也擔負了傳遞信息的重責大任。

因此在找到收信人之前，這份交談將永

無止盡，也無從拯救。

除了「信」，作者還運用繁複的意象群，靈巧俏皮，為沉重的思愁增添輕盈的喜樂，包括書封「化身信使的藍鯨」、「只剩下螺旋狀尾巴的貓」、「蜜織濃郁秋意的蜂巢」、「違章建築的釘子戶」、「爬往潮潤高聳心房的蝸牛」、「被甩尾挑釁、警察開單的水草」、「覓望熟悉人形的長頸鹿」、「任思念風化的老松」、「專偷承諾的烏賊」、「懶得歸來的白鴿」、「只願鋒利對己的刀剪」，以及「旋轉木馬的再次邀請」，都讓人和作者隨著季節、場景的更迭，從開篇貓的出走，到末篇企圖再次提出邀請，情緒跌宕相連，「苦樂交集」，一一重現過往相處的點滴、離別的傷愁、深情的尋覓。

這本書／信最後是否能夠投遞成功？抑或是查無此人？往復來去，一如被海浪打上滿滿印戳的藍鯨、在廣場高處無邊漂流的白鴿？只有作者／讀者自己知道真正的後續。

三、懸念：無從放棄的關注

《親》書，除了文字情感收放得宜，詩句吻合純愛記憶，搭配畫者既忠實又富想像彈性的手繪，保留樸拙的真趣，在現今圖像入主藝術的時代，兩相結合，可謂美麗的合作，為詩文出版開闢一條蹊徑，姑且稱它為「詩繪本」或「繪本詩」。

書的最末篇以開放式的結局，寫著：「情人離去，留下的，只剩虛線。」這條「虛線」，可以是未完成、不完整，或是另一種形式的指示：箭頭的一部份，象徵著情人所遺留下的「逃逸路線」，提供作者／讀者能夠



「按『線』索驥」。

再回過頭來看，讀者／收件人無從得知這本書／信的撰寫人更多的背景，除了亞瑟·依羅（Arthur Eros）、Chili 這樣的外國姓氏或化名，卻有著明確的十六名詩人作家於書／信封的「署名／戳印」，除了為書／信製造了更多不確定的懸念，低調無爭的性格，更加深郵差尋人的困難，難道要去一一訪查機緣輾轉的署名／戳印？這封書／信若想投遞出去，既找不到寫著「親愛的」這般隱形稱謂的收信人，想要退還發信人想必也平添信使的困擾。

「投遞／退還」，「找／回」，「啓／封」，「愛／離」，之間往往不是絕對，卻在來來回回之間，人生已然傷痕累累。

未完成、不完整，生命難逃永遠在路線

上，偶爾逸出常軌，帶著革命家冒險犯難精神，我們也因此走得愈加深刻；沿著虛線進出軌道內外，作為結局往往才是故事最令人不想接受卻不得不承認的實情。

「親愛的：／這確實是一封信／寫上綿延無盡的詩句／航空投遞／／本來應該輕靈如風／如今彷彿打上了滿滿的印戳／再也載不動」，愛情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成就，以書信把握、詩歌保留、圖文交構，提供曾經有愛、現在有愛、未來有愛的人，一個回溫或重新開始的動力。

我想，如果讀者能夠在「虛線」之外，接收到這本書／信所欲傳達的信息，明白何以「無從放棄關注」，那麼這本書／信就算投遞成功。ISBN